序 記 書
祭文 雜著

啞川集

卷之全

Carpentier

啞川文集序

啞川集二卷故丹陽禹公正言諱錫文之所作也公自少性氣峭直不苟合於人文藝夙就與其兄知足公並中文科知名當世爲典籍時坐事謫黃㵎後以掌令又言事忤 上旨遂謫丹陽小無慼尢之色乃閉門手抄性理書十餘卷口誦而身體之蒙 宥還鄕絶口不言時事權相公敦仁贈以啞川之號蓋善之也未幾朝廷知公有忠讜剛直之風更通承文秩然終不任以事於此亦可見公之所以未得展其懷抱也公沒後其從曾孫纘基掇拾遺文數十則來謁

艮翁于海上而請校爲先生方隆老不堪其役終不忍孤其意乃命門入相與訂正以酬之於是鍾昊亦猥參焉謹閱一通而於其孝友之行忠直之義字牧之善晩學之篤竊不勝歎慕者久矣日纘基氏謂余曰鄙省士友懼公文之或失圖壽久於廣傳相與出若干財而助之吾子幸爲余記其顛末焉余辭不獲且榮託名於篇末遂敬諾而敘歲戊午元月上澣盆城金鍾昊謹序

啞川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次全稚範遠贈韻

丹陽倅邀余登二樂樓

九日泛菊飲

約登樓未果

舍人巖

侍中公遺址在郡北十里品達里而余將往審李樂适寅駿趙濟人敏植李三懶寅驥李聽樵演斗諸友爲余偕往

與濟人三懶樂适聽蕉約登三仙巖風日不佳仍停行

卷之二

堅川集卷之一

詩

東朝母臨五旬元日陳賀 辛亥

宗堯祖舜聖謨洋五十垂黃坤位崇千官百拜岡陵頌萬姓三呼羽衛煌擁日休祥繁紫禁承天至德泰昭陽同得臣民心上草漸元東國報春光

栓文川閣共整局苦吟

耳樣鄭軒歲二周南闕 息命又新秋吏民纔道千餘戶冠蓋相連北四州咸曰私田今已幾獨於公貨最難收不才多愧貪榮利日夜歸心水共流

壬午七月望 孝禧殿祭官事遞居黃澗
黃澗郎長沙放懷覽物佳野邑秋來壯江聲雨後加
又
澄潭看月鏡疎竹聽風絃謫居無勝槩獨處遠思家
蒙放到玄風雙山
衮職誰爭補霜高急暮砧薄雲千嶂氣孤帆大江心
庚戌六月望言事遷丹陽之日江潦大漲僅渡
到新院
倚馬江皐雨未休浮天高浪急中流江城慣識勞行
李津吏多情憫遠遊萬事西湖纔一夢二年南國又

孤舟都埋漸遠家鄉近中道那堪改路愁

到黃岡馬上口呼

山過千重水萬汀蕭蕭亂馬不能鳴逢人每欲鞭先著多恐挽吾問姓名

次全稚範遠賜韻

積負如山葬一身遽然今作遷居人大任由天窮後達非才何曰屈將伸

丹陽倅邀余登二樂樓

百尺危樓小逕斜雲山如畫亦從遮只緣明府優而樂非為青娥艷且奢雨岸風微烟鎖柳萬川月落浪

生花良辰繼以蘇仙興往蹟依然一夢遐

九日泛菊飲

隨風波濶落南州昨是今非敢怨尤魏闕夢懸心斷斷長沙跡滯恨悠悠勁知霜雪千年栢孤似滄溟一葉舟醉把黃花歸未得渠應笑我鬢成秋

約登樓未果

境如吾土欲登樓翠壁丹楓面面酬身賤着從名士樂顏衰厭對書娥遊纖塵不動江山宅浩氣長吟宇宙秋多病何須貪藥餌仙方不遠泛中洲

舍人巖

舍人巖屹水之西杖屨逍遙得地棲想憶先生持斧
節千秋壁立一般齊

侍中公遺址在郡北十里品逵里而余將往審
李樂迺 寅駿 趙遷入 敏植 李三懶 寅驥 李聽蕉
濱斗 諸友爲余偕往共賦一律

山南古宅宅邊城曠感千秋意不輕地秘天慳如待
主峰回路轉亦關情居人誇道漁樵樂謠俗爭傳杖
屨名散步登臨遊賞夕園圓破寂共歸程

與遷入三懶樂迺聽蕉約登三仙巖風日不佳
仍停行

韜蟄崩騰忽吼雷壯心轉覺冷如灰一山秋景無緣駐七日天心不遠來殘菊雖零含勁節佳人云暮望良媒滿堂賓主東南盡飮飽三盃肝膽開

夜久不寐起坐有感

雲物皆生向山川是故鄉湖西多賞雪塞外幾經霜虛負青春好空成白髮長萍蹤無所定何處更翱翔

聞有正初上告下布之慶

眼霧難看字頭童易落巾天涯多見月嶺北又逢春坐似閒居釋行如不遠竄歸期寸已定度日卽猶年

送閔友致實歸淸州故里二首

故人從此別今我向誰言嶺外春歸客山東晝掩門
荒園長偃息親友好聯翩如不音書斷方知舊誼存

又

蕭風征馬不堪哀送子西天歲色催休說丹岡眠鳳
苦銜書留待伴春回

歲暮思家

歲色如絨雪欲殘故園南望路漫漫家中鬢髮應新
面山下林泉儼舊顔夾澗良田餘幾畝經霖小院歷
三間天涯春色梅先着此蘂芳時我且還

讀書

未能謀道復何功仰愧于天跼一躬開卷初如時習學存心漸著日新工兩儀識得生成裏萬化推來性氣中厭飫優遊方有味飯疏飲水便和衷

輓趙文甫 汝慶 二首

寒松癯鶴本清真蓬蓽優遊六十春萬事渾忘閒劇地一生無累是非塵每將笑語歡相識却送巾車悔夙親可惜丈夫今日淚臨風揮灑白楊根

一鄉稱善士四座任風流畢志林泉在中身翰墨遊聲光雲萬里塗鶴月千秋回憶生前樂還添去後愁

輓柳公 惠進

公是溪山舊主人東南賓友送迎頻胷藏河海能容物論極氷霜不染塵芳草當年同樂志青山何處獨傷神此生定有相離合料理他時更擇鄰

輓李公 秉奎

誤落塵圜四十秋環川一脉賴清流家傳孝友人爭慕天賦寬仁孰與儔殘雪東風迎客笑黃花時節送人愁分明乘鶴朝天日閒坐層層白玉樓

次趙文汝 岱慶 回甲韻

孝旭需雲動吉辰龜蓮瑞氣鶴精神停籌學屋歌瑶海綵服趍庭降玉眞綠髩重生康健老蒼顔復靚太

平民顧君一借千尋海斟酌年年志吉新

遊妙覺寺

暫閒朱墨便歡顏爲遣塵囂強陟山半日風流蒼壁下一菴世界白雲間灘成琴曲心猶爽花濺詩囊句亦斑非愛仙家清且淨烟霞瀟灑却忘還

輓再從姪益哲

杜門貧靜玉無瑕爲厭人間謗議多乘鶴聲光憑好夢如雲士女送悲歌春風小院花徒發夜雨平湖水自波強疾未能臨擯哭白楊芳草恨如何

書

上錦谷宋祭酒 來熙

錫文再拜言嘗以科目常調出入廬臼朝晝所爲盡入於梏亾之中安得見湛然虛明底氣像耶鼎鑄尙有耳先生之動靜云爲得聞於千里之外自然臙屈心醉者不以威德而然也知是秉彝之一点有明處故矣賤齡遽至七耋未能致罷牀之拜徒愧屋漏而今於從孫秉鍾便書以爲贄替伸景慕之萬一幸蒙不鄙以免責沈之歎則今日之受賜亦大矣安敢復望諄諄誨諸不倦耶餘伏祝爲道保重

上權判書 敦仁

伏惟冬暖崇體候連衕萬重錫文敬奉啞川二字以揭于楣出入觀省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是知顔子問克已復禮之目而啞於非禮程子戒其吉凶榮辱之所召而啞於非法啞有愼默之義大矣誠雖不敏不敢忘命矣

上洪判書 在喆

再拜言寒事漸緊台體候爲國保重錫文賤齡幾至致仕夏秋承文而虛名歎世非喜伊懼伏請閤下其於論思之席講討復卦之義若何一陽來復萬物生生此其天地之心朱夫子贊之云其在于人曰性之

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予以用之四海其準惟我 殿下幸賴啓沃今又用之四海復搴則億兆生靈庶見再造之域矣妄恃寵眷仰陳微衷望須澄省焉餘伏冀順序萬祉

答提學朴公永元別兼鄭公基世南公秉哲

天佑宗祊 聖痘平復縟儀載擧邦籙无疆臣民慶祝中外同情伏惟辰下翰苑僉體動止連衛萬重伏慰且祝之至錫文菲才到郡而荐饉之餘接濟沒策惟伏聞値此曠有之慶而幸圖飾喜傳後此實稧屛故事敢不樂從依戒仰助俯顧若何

與金校理 錫熙

向於文齊忽極未能穩承緒論爾然如失伏詢辰下令體萬重錫文反棲之曰依敎更審孟子一書主於遏人欲存天理而尤嚴於王覇之別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具此生理自然有惻隱不忍之心往往發見所以未能擴充之者見奪於功利之私也豈獨齊王一人哉大抵一念之間公則王私則覇也朱子嘗曰恐孤負此翁此翁卽孟子也噫讀書之法如此然後可以得之矣望須相去絶遠書以復誨如何

寄子海哲

叔兄知足公祠堂今春姪兒時哲移安于孝川云勢將奈何家禮論龕室曰五架作四龕每龕安一位此實守分處理之道也未到之前諒此修理可也而葬以大夫祭以士皆此義也朝夕與諸從會講凡事然後行之爲大宅則今爲單子可恨

戒子姪輩

人得之爲性者其德有四曰仁義禮智也其倫有五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率之則爲順天特之則爲逆天彼所謂邪學以天謂之降而爲人以人謂之上而爲天豈有是理只

歸於慢天褻天等惟 正廟朝有討邪之獄今又

內賜斥邪綸音凡我子若諸姪敬受此書扶吾正學

乃可不入於禽獸之域矣

啞川集卷之一

晒川集卷之二

雜著

派譜通狀 乙巳

惟我譜牒重刊於庚申體例覩謨非不精詳而其時輪回有司須布不均遺落居多此豈非百代之欠典乎三十年一譜即人家之通規而今距甲戌幾年于茲矣挽近以來譜議已成或有發文修單之擧而不幸饑饉荐臻八路諸宗有志未就良用慨歎惟我參判公派其麗千億而散在各處年代稍久行列無倫對處逢場殆同路人爲先刊出派譜一以辨存沒

一以序昭穆以俟日後之統譜則豈不幸哉或有百年未遑而一朝能行者不其能斷曷有遠功望須僉宗無二鄙識勉出各力派譜一款依後錄如期竣事之地幸甚

謫居說

余於庚戌夏坐言事遷居丹陽卽桑梓故鄉而江山之絕勝樓臺之奇觀卽四郡之第一也往往有讀書行義之士而幸蒙不鄙源源往來情誼慇懃不啻若舊相識而優遊逍遙亦謫居之勝槩也然或晝而陰雨夜而無月之際悄然獨坐萬念自叢而何時歸故

里聊樂陳迹乎幾曰治荒園以娛餘生乎翻然悔悟曰蓋心者一身之主宰也心無主一則內無靜專觸物應事蕩心馳騖或登樓臺使心目而遐騁時翫博奕俾神精之傚僻心常不存事豈有實莫如求放心於專一之地而專一之功在於手之書口之誦而已昔唐高宗有言曰思讀千遍不如寫書一遍張參每言讀書不如寫書至哉言乎於是搜得笥中有略干紙筆按性理大全與朱書宋朝名臣錄撥英抄出而合十餘卷余今五旬有八年矣眼霧手戰字行逶迤點畫不正而其工則倍於少也其心則主於一也使

吾子孫苟知余遷居時用力之工則豈不興感而勉
旃哉

日記

庚子五月戾京權判書 敦仁 時在東銓而堂下外窠
只一金泉初不念及矣至六月二十二日大政以首
擬入啓蒙 恩点七月十八日到郵百弊如麻將至
絶砧按使洪樂判 在茲 新除到營而幸一見交孚二
年之間有稟輒施驛中衆瘼到底釐革皆莫非此台
庇護之力也
九月隨其旬宣之行八海印寺乃羅麗古刹也此間

有巢山峻嶺茂林蒼壁而鑿鑿白石摠載名士之題
名岩岸丹楓盡入騷人之佳句滿谷紅影猶勝於武
陵之挑掛壁飛川不下於廬山之瀑其下有龍山亭
乃近年新搆而翼然臨于氷石之窟作亭者頗有意
趣矣
辛丑春刱建書齋於鑼底學稧則以都結剩餘中每
年正月劃給七十兩使之永久定式童蒙之學而述
而者至翌年無不刮目相對也
壬寅秋右道暗行御史金公基燦復命時登于褒啓
九月趙領閣寅永言于東筵曰文川郡守今已出窠

而弊到難治各別擇差趙吏判秉鉉初七日因以願
閣言擬入首望見京奇戾洛爾拜到郡乃千餘户也
六年荐荒之餘大村小落幾至空虛三政紊亂衆瘼
層鱗民無奠居之心徒有渙散之慮雖使良工處之
莫可收拾況拙手乎新莅之初先以何政慰彼殘民
乎乃盡蠲次稅名色民心以此稍定余又勉力圖報
查出三年未納之貢稅次第振刷經年未捧之營納
陸續輸送與夫軍田之盜賣者一一懲出軍器之虛
遺者箇箇新備塩塲乃千餘金上納之所也利輕徭
重民不堪苦故查出名色之不精者永爲革去自客

舍倉庫至大小公廨隨毀修葺是以大小使行之過文川者咸曰邑樣凡百支待諸節非復昔日云爲而三年之間擾惱不暇矣

咸興 聖祖豐沛之都而三百間長橋浮江而橫空百餘里長坪抵海而連天眞我國絶勝也登斯樓者稱勝於鎭光亭矣

文川素稱此闕名邑而汝浦雲林里有夫子畫像廟亦享尤菴老峰兩先生而院宇設春秋講學焉

壬午七月十四日 孝禧殿祭官當待開門詣闕淸齋而延成謬例每於申後入闕 上燭其非禮特下

嚴教禮祝以下十二員并有草記徒配之律余以黃
澗自顧遷居爲家近故也
晦曰與叔兄正言公連鑣登途間關至澗上而分張
悵懷難抑焉洪僕錫讃奉接源源且嘗學爲進士程
東倉村曹上舍讃圭種種來訪焉
十二月初五日金願閣載瓚登筵御達 上特爲分
揀放釋見京報因還家
己酉十月以 憲宗大王因山參班事戾京
庚戌六月初六日經 憲廟小朞而晦有七夕製通
方外之 命乃敢進言曰宅憂思道如殷之武丁則

良弼自至若不思道雖日擧賢士 殿下不知用賢矣 上曰掌令毁我矣復進頓首曰臣民方喪普痛而大祥前應製蓋是未安矣 殿下踐阼之初宜改前世之失以此爲之誹謗則 殿下亦不知言 上曰終是毁我者掌令也因拿囚草記配所即丹陽也先墓院宇皆在是鄕故自願還居而資斧未辦趑未登途方悚惘之際朴正言文淵特以十緡鹽付焉八月初吉日往安洞告別於洪判書在喆則主台驚起慰語曰言則是也君仁臣直實爲國家之幸但若人也如是淹滯可惜可慨今雖溘然相離後當翻然

有會合云矣

統營居癈別將使其子來見其爲人也敏於學問年甫二十餘科塲輪置一切抛棄潔探性理之學著太極圖解及周易演義等數卷雖出於贊述而其窮理博學不下於古人矣余之行期卒卒不得源源穩接可恨

初二日徐可大 有偉 丈率其子會委枉作別即四十年聲氣切親之間也年齡大高辭氣太簡首余入洛之後種種穩接而語不及榮辱徐公儒 瀚輔 丈亦來

十日得順騎發程有入向前而言曰夜來江潦大漲

還入都門如何余俛而不答卽馳到七牌所陌盡入
懷襄間有津涯遂下馬緣木折崖十顚九倒登山遠
眺濁浪排空閭家汎中各灘諸津不知其處傍有扁
舟係柳泛泛乃使家僮招招舟子舟子拜而前曰誠
未知何許時急行次而如此大洋何艿誒風靜浪息
可以解纜矣僕夫亦曰往來此江多未有如今日之
怒濤雖留幾日決不可冒險涉危矣余正色而叱曰
死生命矣況吾乃遷居之行何畏一帶橫流哉令若
逗遛江郊則是違君命也江潦雖漲入吾印涉仍令
慣舟三四入解纜溯流五里許因其水勢順流放下

陰風號怒波聲崩騰舟子曰浪翻風急請正襟端坐爲余曰古之人以一葉扁舟猶凌茫然之萬頃今我以一馬一僮飄飄乎不知其所止此非羽化而登仙也哉已而陰雨乍霽斜陽已西泊舟山下乃馬行覘也僅到新院日已昏矣騎率不病而自病余亦困憊輒飲數盃浪吟一律而就枕不知曉日之將紅矣

十三日至黃岡江灘八於波滔危險不可渡方徘徊料理之際幸逢一行人與語果知津者賴以利涉

十五日到長淮院乃丹陽界也撥轡回首崖開峽坼積石斗起攢峰疊翠大江中流曲曲形勝東至二十

里而有郡焉卽余桑梓之鄕也遥望芝谷之丘隴江
臯之院宇曠感悠悠不覺潸淚之沾襟而依附之心
有若歸田園悅親戚而客懷從此以慰矣李梓聞余
之行擇定舍館乃退吏李敏植家也
二十八日拜謁丹巖書院院在下律之臯而江流有
聲如答絃誦山立如拱若爲進退真先生俎豆之所
而退陶先生幷享焉此乃東方之首院也
九月十六日往省于芝谷侍中公墓所曠感之極不
知涕淚之漣漣不肖殘孫以累蹤拜謁豈不悚惡哉
十八日往舍入巖乃祭酒先生棲息之所也石磵孤

松尚含特立之勁節澗邊白石宛載考槃之幽迹面
面題名皆是可人曲曲起亭揔是仙境楓岳水石世
稱東方之第一而無如此壁之絶勝云非虛語耳
二十六日往審于先祖舊址郎郡北十餘里許品達
里也與二三子登臨左右指其山麓某處曰侍中公
古基指其澗畔某處曰文僖公遺墟豈無愴舊悲今
之懷哉錦繡山之後列香爐峰之前擁盡是淑氣而
破口之交牙截水亦云奇哉
辛亥正月初七日清風倅李彙載來訪連枕穩話而
時値繡衣之露踪未免忽忽作別薪悵何極未幾因

敎與蒙 宥還鄕

晩學自序

噫惟天生民各授其職職有四焉一曰士二曰農三曰工四曰賈士曰學農曰食工曰器賈曰貨其學詩禮其食粟米其器方圓其貨財帛學不勤則罔以作聖賢農不勤則罔以資衣食工不勤則罔以贍器用賈不勤則罔以致富足一或不勤罔有其功矧敢怠荒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諺曰工賈賤行也究其歸則其原學也人不學則無信信者人之所必立也民無食則死死者人

之所共有也彼薄技之器用小藝之貧利何補於我
哉人性皆善而氣禀或異故生而知安而行自底於
精微之學者上也學之篤習之熟而深造乎光輝之
學者次也困而學之勉而行之者又其次也是以知
覺運動與物相似而所以異於物者以其由學而知
仁義禮智之粹也貌言視聽與衆相類而所以拔乎
萃者以其由學而行溫恭聰明之實也吾聞之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而不學牛馬衣襟裾聖賢豈
欺我哉魯論首著時習之工曾傳克明日新之德如
其時時習之日日新之何憂乎齊家何患乎修身仁

以飽之德以潤之縕袍華於文繡蔬食甘於膏粱其視不義之富貴賤粲之器用有若浮雲與草芥則天下之外物豈有動於其中哉今若除却學問而欲爲正人莊士則不幾於舍櫝而求珠乎金昧學識而欲施令聞廣譽則何異於反鏡而索照乎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之學質直而無僞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之學遊蕩而無實故其終至於喪己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噫食人食而做癖乎聲色者人乎曰非也名儒名而逸豫乎博奕者儒乎曰非也有一於此家必毁身必喪可不懼哉余自幼年諄誦經

傳早竊科第伺候於名士之門奔汨於斗祿之塲經史子集不識甚件物事博學多聞置之那邊訓誡居然六旬有餘年矣靜言思之悔曷追之日夕閒居搜閱典謨尋繹再三如有所得於心萬念俱空衆咻都却豈不樂哉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而讀也其知我者謂我無聊而讀也斯皆真不知學之爲功要於身而徒尚馳騖於虛譽者也今其言曰雖學而涵泳述而精微難致科甲嗚乎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學豈可以科甲言之哉歷覽帝王之治亂探索聖賢之心法忠於君孝於親友于兄弟信乎朋友以之爲己則和而

泰以之爲人則愛而公生則盡其道死則得其正以至於動靜言行日用事物無所處而不當故曰四者之中惟學爲原勤然後乃得學豈可易而忽哉

蒙泉齋記

曰余過金泉之蒙泉齋蒙泉之士請記剏建之功以勵勸勉之道遂歛衽而歎曰君子明其道不計其功又何有功而欲明之也粤惟庚子七月十八日余始到此郵百弊如麻適遇按使洪公在喆二載居營一見交孚有稟輒施驛中衆瘼次第釐革而至于辛丑春獨賴上營之庇護爲有是齋此實剏建之功也於

是予取諸山下出泉果行育德之義揭以蒙泉而曰課月試數年之間非復吳下阿蒙是年秋御史金公基燦以文治登啓此實勸勉之道也我何與於其間哉但願驛中諸人善教善養以爲他日羽林之通經則吾知其金烏之學力矣壬寅十月日前察訪禹錫文記

祭文

祭河持平 錫洪

人固有善而夭不善而壽此理難曉鄒聖之訓曰莫非命也韓子之文曰理不可推斯言信矣惟公早遊

翰墨業遂科第名登臺籍榮達萱幃為孝斯極於世何憾以若剛毅之資齊莊之質擬大器之晚成冀无疆之遐齡豈意旅館孤燭祟成无妄藥餌靡效以至使家人父子生不能見病不能救沒而不得及其斂此豈天理人情之所可堪忍者而迺於千里驚言一櫬逐侍慈幃失明賢閤崩城弱子幼孫相率攀號之狀鄉閭出涕道路如咽痛矣公之於余也少而同研壯而同僚家焉而同憐旅焉而同會其知也心其許也已難事焉有忠告之謀疑事焉有質問之誼相須亟資不啻鄉鄰閭舊相識而已家國不幸有事襄禮如

期未經日月屢更聲光漸邈時惟仲秋日云其吉丹旐翩翩令儀莫挽荒詞數行聊寓舊契

祭趙文甫 汝慶

嗟公相覯自余僑居道同心同論性論氣溫溫恭人恂恂老成處心如閉遇困而亨永陽善士山西君子遊賞名山舒我素履優樂殘秤厭彼嚣塵滿腔心事都是一春中歲遭險運耳天耳取類教誨克趾歆羨屋比閈垣情猶弟兄密邇聲氣迭相送迎鄉隣若虛天奪何速日月已更聲光漸邈公神如水滔滔曷追令辰佳餟念切神馳玉京仙杖疇與爲侶楓岳幽景

拾得幾許握手懽娛已矣此生獻炙侑酒其辭以情
祥期隔宵庶格公靈

祭柳公 惠進

嗚乎士之容貌徒尚儀若而內無不易之操辭氣務
爲高遠而中無難奪之志則不足爲士君子守身處
世之方矣惟公行若淸狂而有確乎不可拔之守言
雖果敢而有犯而不可校之志豈不誠毅然大丈夫
者哉宅居溪山偃息林下友直友諒自西自南若子
若孫是訓是戒出而交乎衆咸曰永之州有若人入
則勤乎家皆稱柳氏門有長者嗚乎年踰卲氣益壯

當享无疆之福无疆之壽矣非意旡妄一祟彌畱跨
朔藥餌靡效元氣漸脫神道無徵天理難測順受全
歸得之先訓嗟夫中年所遭運耳天耳不欲長提以
傷幽明之心而竊想青山影裏綵衣趍侍其隆愛止
孝之狀反勝於在世之日矣言念及此潸涕不暇而
直欲痛哭也自我僑居始結葭孚之誼繼篤雲樹之
情難享焉交濟疑事爲質問其交也心其許也已不
幸公歸在先我將疇依我有旨酒何忍獨醒我有佳
殽誰與同樂日月已夏徒仰雲山之蒼蒼聲光漸邈
但聞江水之泱泱靈駕隔宵令儀莫挽丹旐高舉仙

鄉伊通數行荒詞用伸情由

祭李公 秉奎

嗚乎書云天道福善傳曰仁者壽善人之必享其福仁者之必得其壽乃天理之常而惟公仁人也善人也壽不至隆深福不享悠久者抑氣數之變耶韓子所謂天不可測而理不可推者是已惟動靜云爲無不中節而猶有古家之風彛氣之間莫非巽順而全無俗士之態孝於親友於弟出乎天姿爲人謀與人交得之賢訓嗚乎公之下世也萱堂有失明之慟棣案有孔懷之悲家焉而有棟樑之摧鄉焉而有善士

之失若子若孫叫天拚號之狀仲芳叔芳相率摧裂
之痛孰不爲之出涕如咽哉余以婚姻之故言就義
門始接令儀溫溫恂恂無與爲儔私心喜幸意謂至
老克追隨矣迺者登仙之報何爲而至哉始焉如夢
終爲其眞非公不幸我固無福情當踴躃少叙我私
而家豚有病邀醫用藥身從不健俾兒致侑略具菲
儀用伸情曲庶歆格思

啞川集卷之二

啞川集卷之三

附錄

輓　　校理金錫熙

夏山磅礴鍾豪英播頌京鄉籍籍名門多點額騎
龍下朝有爭忠聽鳳鳴一回褒登南道繡三年化
浹北關民回首青雲歸去路居然人事異幽明

又　　進士李章翼

山外蕭蕭落木聲丈夫丹旐暮歸程琴絃一斷誰
能識新恨無窮倍舊情

又　　甥姪徐潤坤

公是我渭陽源源拜麗牀進忠補衮職入孝扶倫
綱雙桂聯名重三蘭繞膝長名教從何見凄凄秋
草岡

行狀

公諱錫文字子成號啞川禹氏貫丹陽初祖諱玄麗
朝鄉貢進士諱仲大門下侍中世有貞忠邃學爲東
方八大族之一入我 朝諱國琛官參判謚文康諱
愼司僕寺正諱玄圭禮曹參議以忠清直道爲世推
重而與副提學李雙梅堂胤友善於公爲十世祖也
是生諱世烈與弟世勳俱登司馬友愛尤篤諱宗卓

諱錫謹縣監諱璧相秉節校尉　宣廟壬辰避兵居
昌寧月末面桂八洞諱鳳龍資憲高祖諱時績　贈
右尹曾祖諱重夏祖諱尚好考諱德昌僉知中樞府
事德器隆深教子有方妣　贈淑夫人坡平尹氏國
成女妣淑夫人金海金氏天晳女有婦德　正廟癸
丑十二月初五日舉公於桂八里第生有異質性氣
峭直尋常遊戲多出人意表僉樞公深有期望使隨
兄并學聰藝日聞一有隱樹之驚而僉樞公聞之晏
然人或訝其晏然乃徐答曰爲及第者必不免矣
純廟丙子登文科乙科李判書鑾源榜下猶不自滿

而就正於聽竹朴參議文鉉之門壬午以典籍陞六
七月十四日坐 孝禧殿祭官臺遷居黃澗金領閣
載瓚筵奏蒙放時有衆職誰爭補霜高急暮砧之句
乙酉行成均館司藝移拜全羅道都事丁亥七月初
八日丁僉樞公憂哀毁過度儀節無助兄遵家禮庚
寅拜司憲府掌令癸巳遭知足公喪強忍劉牢之痛
日慰慈幃爲事全廢出入暫不離側丙申四月二十
八日丁淑夫人憂易戚兼備而葬于公兆下卯坐之
原己亥 內賜斥邪綸音一件俾敎斯道庚子拜金
泉道察訪七月到郵百弊知麻次第釐革辛丑春翊

建書齋其學稅則每年都結剩餘中七十兩劃給永
爲定式自是長聽讀書聲壬寅八爲司憲府持平是
年秋南道御史金公基燦褒啓金泉前任時趙領閤
寅永言于東銓曰文川郡守今已出窠而弊到難治
各別擇差也趙吏判秉鉉以領閤言擬八首望九月
到郡六年荐饑之餘三政紊亂衆瘼層鱗惟以苦心
血誠欲效萬一之補莅任之初逐条查櫛以言乎適
糓則一半懲於廳中一半以各庫任窠中使之收縫
以言乎軍伍則歉荒之時軍田盜賣居多故以盜賣
法懲出充額以言乎虛結則查出各庫之剩餘可存

者存之可減者減之以充虛結之數使民無白徵之寃軍器陰雨之備也所重自別而徒有文簿逐年查實使當年該監徵出貿入各社內有覊徭錢名色而豪鄕輩從中乾沒一一徵捧以修公廨之頹敗小無殘民之費力兩年乾沒之責物經歲未了之營納或徵於邸吏或徵於該色俾民無所再徵以官廩言之則官廳親率五百名補役廳假率五十名卽排朔之所付而拵斂之餘流散居多火稅錢百兩卽月廩之所付而量案元結尚多陳荒奚暇耕火田哉惟此三件蓰任之初卽爲釐正而親率則減給五十名補役

廳則永爲革罷火稅田則一并蠲蕩使該掌該里無
至寃懲成置節目汶浦雲林里有夫子畫像廟尤菴
老峰兩先生并享而院宇乃設春秋講學凡數年之
間擾惱不暇也癸卯行文川郡守兼春秋館記注館
乙巳修派譜己酉以 憲宗大王因山叅班事庚京
庚戌六月六日繙經 憲廟小朞而晦有七夕製進
方外之命公頓首進言曰宅憂思道如殷之武丁則
良弼當自至若不思道雖曰舉賢士 殿下不知用
賢矣 上曰嘗令毁我後進頓首曰大祥前應鑿盖
是未安踐阼之初宜改前世之失以此爲之誹謗則

殿下亦不知言 上怒甚曰終是毁我者掌令因
拿囚草記配所即丹陽也先墓與院宇皆在是鄉故
自願遷居侍中公塋所與丹巖書院趍時拜謁至舍
人巖有詩云舍人巖屹水之西杖屨逍遥得地棲想
憶先生持斧節千秋壁立一般齊公之直節亦於此
詩可想矣謫居說略曰心無主一則內無靜專專一
之功在於手之書口之誦而已按性理大全朱詩與
宋朝名臣錄掇英抄出而合十餘冊解配後絶口不
言時事權相公敦仁號以啞川贈之乙卯復拜司憲
府掌令己未拜司諫院正言新通承文院時聽竹朴

縱議道內薦望洪吏判在喆榻前奏達焉從孫秉鍾祭公文略曰上以雪二百年先故之憤下以啓千萬世後昆之程不亦快哉公嘗言余自永川搬移宗宅絕遠未能數拜家廟爲恨而庚申徃昌寧故里數月留連而偶得无妄之疾閏三月二十一日考終于大宅正寢享年六十八踰三月而葬于新寧公德谷酉坐原淑人慶州崔氏潤鶴女壼範夙著後公十一年辛未卒墓雙墳育三男五女長海哲通德次淇哲次泳哲女柳瓚植成漢運洪玟修李祥甲鄭鎮佑長房無育以季房孫秉啓爲嗣女崔昌休次房孫男秉晚

女韓琦鎭書文復李房孫男秉啓爲伯父后次秉河次秉策曾玄不盡錄嗚呼遺文散在巾衍愈久愈失而公之從曾孫纉基丁巳春與士林會議蒐輯余亦參末而一通覽之外而朝廷內而家庭至於朋友交際無一言一句不出於民彝物則之正而嘗勗勸後進曰扶吾正學乃可不入於禽獸之域矣蓋公之忠直實本於邪正之分嚴矣曰曾孫鶴熙所以屬余而爲狀者余與纉基氏有通家之誼而詳知其實蹟之故也義不敢辭謹就家狀而敘次如是以俟世之立言者云歲著雍敦牂剝月下澣順天李貞和謹狀

墓碣銘

粤在 純祖世有禹公諱錫文字子成丹陽其籍啞川其號也公與兄知足軒俱以文學妙于世南鄉士君子咸稱禹門兩郎其將需于世後果次第登薦門闌赫赫時太爺僉樞公尚無恙其子二人出而在朝雙璧瑞世八而盡孝三牲養志孰不欣慕以爲機雲同出陸家軾轍並生蘇門是不有先世畜德發于後能若是盛哉蓋上世有諱玄事麗朝官侍中諱仲大諡文康諱國珍爲東方八大族之一入 我朝有諱玄圭禮曹叅議以忠清直道爲世推重於公爲十世

祖也是生諱世烈與弟世勳俱中司馬友愛尤篤諱
宗卓諱錫謹縣監諱璧相秉節校尉　宣廟壬辰避
兵居昌寧諱鳳龍資憲高祖諱時績　贈右尹曾祖
諱重夏祖諱尚好考諱德昌僉知中樞府事禹氏之
班班史可傳降及五六世蹟而不振豈非有待歟僉
樞娶　贈淑夫人坡平尹氏國成女淑夫人金海金
氏天晳女以　正宗癸丑十二月初五日生公公素
性高爽有奇操尚存致澤之志與兄知足軒治經不
休　純祖丙子登文科乙科越七年壬午以典籍陞
六已而坐孝禧殿祭官事遷居黃澗蒙放時吟衮職

誰爭補霜高急暮砧之句盖歎辭也乙酉以成均司藝移拜全羅都事丁亥丁僉樞公憂哀毁過度式遵家禮庚寅拜掌令癸巳遭叔兄知足軒容曰慰慈幃暫不離側丙申丁淑夫人憂易慽兼備葬于先公兆下己亥 内賜斥邪綸音一冊俾𢽵斯道庚子拜金泉察訪到郵百弊次第釐革翌年春建書齋於驛中滿堂伊吾有塾序風入稱其所過者化壬寅八爲司憲府持平是年秋南道直指金公基燦褒啓公金泉前事已而拜公爲文川郡守文㸋邑以公擬望極選也到郡則六年荐饉之餘三政紊亂衆瘼層鱗拴任

之初逐條查櫛逋穀則半徵各廳半排各庫任窠中
使之收縫軍伍則軍田盜賣居多以盜賣法懲出充
額虛結則查出各庫之剩餘可存可减者以充虛結
之數使民無白徵之寃且軍器陰雨之備也徒有文
簿逐年查實使當年該監徵出貿入各社内有糴徭
錢名目而豪鄉輩從中乾沒一一徵捧以修公廨之
頹敗少無民斂正貢之愆納營需之積滯發摘於邸
吏該邑俾無民間再懲官廩則官廳親率五百名補
役廳假率五十名卽排朔之所付而狩歛之餘流散
居多火稅錢百兩卽月廩之所付而量案元結尚多

陳荒奚暇耕火田哉此三件事下車之後即爲釐正而親率則減給五十名補役廳則永爲革罷火稅田則一并蠲蕩使該掌該里無寃徵成置道節目汶浦雲林里有夫子畫像廟尤菴老峰兩先生并享而院宇仍設春秋講學焉凡數年之間殫竭誠力廢事察察爲咸遂而邑村晏然矣癸卯行文川郡守兼春秋館記注館乙巳修派譜己酉以 憲宗因山緫班事戾京庚戌六月六日纔經 憲廟小朞而晦曰有七夕製通方外之命公頓首進言曰宅憂思道如殺之武丁則良弼當自至若不思道雖曰舉賢士 殿下不

知用賢也 上曰掌令毁我公復進頓首曰大祥前應製盖是未安踐阼之初宜改前世之失以此爲之誹謗則 殿下亦不知言 上甚怒曰終是毁我者掌令因拿囚草記配所即丹陽也公之先墓與院宇皆在是鄉故自願遷居侍中公墓與丹巖書院趁時拜謁至舍人巖有詩曰舍人巖屹水之西杖屨逍遙得地棲想憶先生持斧節千秋壁立一般齊公之直節亦於此詩可想矣謫居說略曰心無主一則內無靜專專一之功在於手之書口之誦而已按性理大全朱詩與宋朝名臣錄掇英抄出而合十餘冊解配

從絶口不言時事權相公敦仁號公以砥川知公之
執也乙卯復拜掌令己未拜司諫院正言時新通承
文院而維我王父吏部公薦于長銓焉公嘗言余自
永川搬移來宗宅絶遠家廟朔參亦不以時爲恨而
庚申尋昌寧故里偶得无妄之崇閏三月二十一日
考終于宗宅之正寢享年六十八以禮月葬于新寧
公德谷酉坐原淑人慶州崔氏潤鶴女後公十一年
辛未卒墓雙墳育三男五女男長海哲通德次淇哲
泳哲女柳瓚植成瀵運洪玟修李禩甲鄭鎮祐長房
無男以季房子秉啓爲嗣女崔昌休次房孫男秉晩

文韓琦鎭曹文復李房孫男秉啓繼伯父后次秉夏秉策曾玄不盡錄公之遺文散在巾衍未正草去丁巳春士林會議修契將圖鋟梓之資以此益知公之遺芬垂澤不以年代而斬焉噫公之兄之孫纘基君能效辭公期之收拾自以謂田艮齋愚國之宗儒畏足走六百餘里間關到繼華島艮翁之門雖校公兄弟之精華歸路訪余於漾江雪夜又謁銘於公之墟余雖椎魯癃朽而不敢辭有以焉念昔吾王父侍郎公與公兄弟有道義之交而或爲舉主於雲路或爲序文於堂號公亦贄謁我王父而君今來講先誼於

文字之間此吾所以有不敢辭況復君之先出系人
后而君於本生先事殫竭誠力感發人衷是重不忍
恝遂爲之銘曰

直道匪辟言官其職所不畏者嶺海斧鉞牛刀劉鷄
恢刃硎發躅蕩衆瘼公清精白終古知命宦情是薄
焉用夸毗絶世矜默公德之原封高三尺前修是藏
瞻仰必爾

歲著雍敦牂上元日平陽朴昇東撰

跋

昔嵋陽蘇軾作范文正公詩集序喜掛名文字自託

於門下士之列余於知足啞川二公遺集亦云某也
孝某也忠載在弁文不敢更加贅贊而惟於　純廟
朝知足公上疏言承學復熾徵辟巖穴之士日講堯
舜之道則異學陰消吾道陽長之語惓惓不已又於
憲廟朝啞川公特蒙斥邪　綸音而嘗勅勵後進
曰扶吾正學乃可不入於禽獸之域矣噫今人之不
爲邪說之所移者安知不有二公扶斥之效力也哉
曰吾友禹斯文泰有來言曰士林以我曾王考兄弟
之遺集事修此雙桂契以圖刊行君其略言以書諸
後耶余曰善哉河永之人士之好學也當此道喪文

滅之時舉此勝事使前輩遺蹟期欲不朽是所謂實
玉不晦豈非斯文之幸耶顧此昏愚幸得向所謂蘇
子掛名之喜喜不敢辭顧吾友爲我謝修契諸君子
也余謂稷下之風必將復起於河永之間矣疆圉大
荒落菊月重陽日慕華山人鄭華述謹跋

呸川集卷之三

外邨痧雜言詳 四